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1.02.015

# 《凯欧蒂神迹》的印第安书写:民族志与诗歌的跨界融合

卢 婕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225)

**摘 要:**在异文化田野调查中,彝族诗人阿库乌雾通过视阔的广阔性和视角的平行,保证了其民族志研究对象在形象上的丰富内涵和真实性。在旅美诗集《凯欧蒂神迹》中,他创作了大量与印第安神话、历史和信仰相关的诗篇。这些诗篇既是异文化田野调查作用于诗人情感的艺术结晶,也是诗人对印第安文化的深度描写和忠实记录。《凯欧蒂神迹》创造性地实现了民族志与诗歌的结合,以诗歌为“世界语”,对于深化世界对印第安民族的了解,促进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与互鉴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阿库乌雾;《凯欧蒂神迹》;印第安;民族志;诗歌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1)02-0087-06

## Writing on Native Americans in *Coyote Traces*: A Fusion of Ethnography and Poetry

LU Jie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Chengdu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hengdu, Sichuan 610025, China)

**Abstract:** In the fieldwork on heterogeneous cultures, Yi poet Aku Wuwu guarantees the rich connotation and authenticity of his ethnographic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broad vision and parallel perspective. In the collection of poems *Coyote Traces* created in his sojourn in America, he wrote a large number of poems related to Native American's myths, history and beliefs. These poems are not only the artistic crystallization of the poet's emotions inspired by his fieldwork in foreign cultures, but also an in-depth description and faithful record of Native American culture. *Coyote Traces* creatively realized the combination of ethnography and poetry, using poetry as the "esperanto",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deepening the world's understanding about Native Americans and promoting cultural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different nations.

**Keywords:** Aku Wuwu; *Coyote Traces*; Native Americans; ethnography; poetry

### 一、引言

我国著名彝族诗人阿库乌雾在旅美期间创作了《密西西比河的倾诉》和《哥伦比亚河的召唤》两部具有民族志特色的诗集。其后,由文培红和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合作选译了以上两部诗集的部分诗篇以双语对照的形式结集出版了《凯欧蒂神迹:阿库乌雾的旅美诗歌选》(*Coyote Traces: Aku Wuwu's Poetic Sojourn in America*)。由此可见,《凯欧蒂神迹》一书所收录的诗篇是最能集中体现诗人阿库乌雾旅美期间思想和艺术精华的作品。《凯欧蒂神迹》共收录了阿库乌雾于 2005 年、2008

年和 2009 年三次访美期间创作的 80 首诗。在这部诗集中,与印第安神话、历史和信仰相关的篇目多达 51 篇。印第安成为诗人在旅美期间最重要和最感兴趣的“异国形象”。在《凯欧蒂神迹》中,阿库乌雾是印第安这一异国形象的创造者。相对于被观察和被建构的“客体”和“他者”——美洲印第安文明而言,作为“主体”和“自我”的阿库乌雾所注视的范围和观察的视角决定着印第安形象的内涵与真伪。伴随着诗集在中国的出版发行,他笔下的印第安形象将成为中国人民了解印第安文化的重要渠道,因此,阿库乌雾在旅美期间对印第安文明的田野调查保持了两个原则:一是在视阔上力求广阔;

收稿日期:2021-01-15

基金项目:2019 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彝民族文化研究中心项目:比较文学视野下的阿库乌雾旅美诗歌研究(YZWH1918);2019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双语文学研究(19BZW174)。

作者简介:卢婕(1978—),女,四川广安人,在站博士后,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二是在视角上力求平行。

## 二、视阈的广阔保证印第安形象的丰富内涵

巴黎索邦大学比较文学首席教授谢夫莱尔(Yves Chevrel)认为:“自古以来,旅行是与外国人相遇的最好办法。”<sup>[1]25</sup>从《凯欧蒂神迹》中的 51 首与印第安文明相关的诗篇来看,阿库乌雾在旅美途中几乎观察了大半个美国的印第安文明遗迹与现状,以文学人类学学者的思维去思考美洲印第安文明的命运。他在旅美期间对印第安文明的观察从空间视阈上来讲是非常广阔的。以密西西比河为界,美国东部和西部在文化上具有极大的地域差异。为了获得对印第安文明更为全面而丰富的认知,阿库乌雾的美国之旅以俄亥俄为起点,向东到达马萨诸塞、费城、纽约、佛蒙特州等地,向西到达明尼苏达、科罗拉多、俄勒冈和华盛顿州。

当代印第安裔学者沃德·丘吉尔(Ward Churchill)指出美国白人文学需要塑造出“某种印第安形象,以表达这个国家欧美白人取代这片大陆上的原住族的需求”<sup>[2]12-13</sup>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揭露了美国文学传统中对印第安人形象符号化、脸谱化的实质。然而,作为中国彝族学者和诗人的阿库乌雾并不满足于美国文学对印第安形象的扁平和单一刻画。他在采访中说过:“我觉得自己的少数民族裔身份和诗人身份自然形成对弱者的天然同情心。我的知识面和学术视野,还有就是博爱思想,这是超越种族、民族的精神之爱。”<sup>[3]322</sup>正是因为有着这样高度的文化自觉,阿库乌雾希望能通过他的观察为彝族人民,为中国人民,甚至是为世界人民还原一个内涵丰富的印第安形象。为了实现对其考察对象的全方位了解,他从印第安人在美国东海岸的故土出发,沿着西进运动的方向前行,最终抵达西海岸,横跨东西对美洲印第安文明进行调研。

### (一) 东部地区:对灿烂古文明的追忆

在位于美国东部的俄亥俄州参观州立博物馆内陈列的印第安石器后,阿库乌雾由衷地赞颂了印第安祖先的智慧——“用北美大陆的石头/开创了人类的文明”<sup>[3]26</sup>。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印第安人学者艾嘉礼(Charles Eitner)博士的介绍,“考古学上的证据清楚地表明,我们在北美至少生活了 1.4 万年。其他方面的证据显示,我们在北美可能生活了 3 万年之久”<sup>[4]78</sup>。博物馆内的石器是印第安人作为“美洲原住民”身份的明证,也是向世人证明他们并非“野蛮人”的明证。早在殖民者踏上美洲大陆之前,他们已经拥有相当的智慧和文明。

同样地,在《印第安“四姐妹”》中,诗人写道:“数千年前的北美大地/有千千万万个物种/印第安先民接受神示/首先选择了四种——/玉米、南瓜、向日葵和烟叶”。诗人满怀崇敬地赞美了印第安民族为人类培育的物质文明。因为“他们用锋利的石器/捕杀猎物的同时/意外发现南瓜和玉米/不仅可以充饥/还可以养活自己的后代/向日葵是他们表达爱情的花朵/烟叶是他们与神灵对话的方式”。所以,“在北美大陆行走/一定要小心翼翼/随时随地要警惕自己/不要踩伤印第安祖先的亡灵”<sup>[3]28</sup>。

从这两首创作于俄亥俄州的诗歌来看,初到美国的阿库乌雾,内心怀揣着要追寻神秘而伟大的印第安民族古文明的愿望。由于他的彝族祖先也和古老的印第安人一样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文明,因此,诗人对印第安文明产生了一种天然的亲切之感。在这种“文化灵犀”的牵引之下,诗人想象中的美国东部印第安古部落恍如一个精神“乌托邦”,寄寓了诗人对世界少数民族地区曾经拥有的自然、宁静、古朴的生活方式的美好追忆。

### (二) 西行路上:对历史创伤与现实困境的反思

在离开东部向西行进之后,诗人的诗歌中表露出来的情绪出现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在到达明尼苏达州之后,诗人陷入了“认同”和“批判”的漩涡和痛苦之中。一方面,诗人为印第安人留下的文化遗产感到骄傲,另一方面,他更为印第安人在“西进运动”中遭遇到的苦难感到痛心。在明尼苏达州,阿库乌雾从四色符和忘忧袱中体认了印第安人的独特智慧。在《四色符》中,因为红、黄、黑、白四色恰好是人类种族的颜色,因此印第安人用这四色灵草编织的四色符被看作是印第安民族具备高超的“抽象能力”的象征。诗人盛赞“一旦生命具备抽象的能力/对敌人的认知/给予人类/足够的智慧”<sup>[3]64</sup>。在《忘忧袱》中,诗人被告知把装着在快乐之地捡到的树叶或石子装进“忘忧袱”就可以抚慰忧伤。因此,“我顺手拣了一块/河岸上的石子放进袱内/仿佛,我的一生/便拥有了密西西比河/所有的自由与快乐”<sup>[3]84</sup>。在诗人看来,“忘忧袱”无疑是印第安民族坚强乐观精神的具象化体现,而他也从这种古老的智慧中获得了葆有快乐的秘法。从以上诗句来看,阿库乌雾对印第安文化是持“认同”态度的。但是,作为一位跨民族文化交流者,而不是一位普通游客,他的身份推动着他不仅仅只停留在“文化认同”的层面,而是需要在认同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刻的反思。因此,他的另一些创作于明尼苏达州的作品体现出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比

如,在欣赏明尼苏达的夜景时,诗人联想到的是印第安人在“西进运动”中的血与泪。他写道:“月光下,印第安人的生命/随时遭遇美丽的陷阱”。又如,在《明尼苏达的月夜》中,他写道:“在印第安子孙看来/明尼苏达的月夜/犹如一个/永远含着泪水/入睡的婴儿”。“西进运动”对于在美国文化中占据主流地位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而言是一部开疆拓土的昂扬之歌,但是对于美洲印第安人而言却是一段挥之不去的创伤记忆。“美国政府选择用来给予美洲土著居住、生活的地方通常是这样的一些地方:1.白人不感兴趣的地方;2.距离白人生活区较远的地方;3.军队容易进行控制的地方。政府通常知道,这些地方是自然资源比较缺乏的地方”<sup>[4]79</sup>。在如今,如果只用以上说明性的文字记载美国“西进运动”对印第安人造成的影响,这种疼痛往往只是表面和短暂的。然而,阿库乌雾用诗意的语言,用含着泪水入睡的婴儿这一意象,形象地写出了“西进运动”中印第安人面对强大无情的殖民者被迫离开家乡的无助。即使在翻译为英语之后,经过语言和文化的“过滤”,他的诗性情感的抒发仍然可以引发众多读者的深度共鸣。

一方面是印第安人古老而崇高的智慧,一方面是他们被凌辱被压迫的历史处境。这一对强烈的反差促使着西行途中的诗人尝试解开谜团寻找答案。在《保密的葬礼》一诗中,诗人写下了自己的困惑:“印第安人有几千年/不争的文明史/却找不到半个生命/用半刻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被蚕食鲸吞的过程中/该保留什么能保留什么”。诗人在诗中虽然没有明确地表述自己关于哪些该保留哪些该扬弃的看法,但是在诗歌的结尾,他满含深意而无不惋惜地写道:“一位血统纯正的印第安人/在明尼苏达的圣保罗城/一个正在积雪的/春天的下午/坚定地拒绝了/我对他们/现行葬礼的问讯”<sup>[3]82</sup>。读者从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得到,诗人对这样一场“保密的葬礼”的批判态度。作为一位彝族学者和诗人,阿库乌雾一直以来都走在推广彝族文化的前沿。他不仅用自己的母语诺苏彝语,还用中国人普遍使用的汉语创作诗歌。2018年,他与马克·本德尔教授历经十年而合译的彝族史诗《勒俄特依》(*The Nuosu Book of Origins*)在美国出版。从阿库乌雾的创作和文化活动来看,无论是对语言,还是文化,阿库乌雾始终认为“嫁接的果子甘甜,混血的孩子聪明”<sup>[5]198</sup>,因此,他是不赞同文化保守主义的。印第安人拒绝他对葬礼的问讯从表面上看是

一种能够得到广泛同情的“朴素的民族情感”,但从实质上来讲其实就是一种宗教激进主义的保守派行为。在文化“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今天,葆有本民族特有的文化固然重要,但也应该在融合汇通中进行交流,取得进步。阿库乌雾一直主张“有差异的平等”的多元共生、同构同辉思想,他的主张与著名学者伍晓明在《文化交流中的别异与认同》中所提出的观点不谋而合:“一文化不可能不遭遇文化他者。此并不仅仅只是在所谓‘全球化’时代的今日才会如此。任何特定文化都必然是在某种‘内诸夏而外夷狄’或‘内自己而外他者’的活动中发生的。在一个非常根本性的意义上,‘异内外’乃是任何具有自我同一性者或始终需要进行自我认同者(个人,共同体,民族,国家,特定文化)为了成为其所是而必然进行的活动。但是此种无可避免的‘异内外’活动相伴而来的则是不同文化之间应该如何相处以及如何交流的问题”<sup>[6]49</sup>。印第安人拒绝诗人对葬礼的问讯这一行为显然是一种一味通过“文化别异”而实现自我认同的举措,但他们对文化交流价值的无视则明显有悖于自身文化发展的需要。

继续向西前行,诗人来到了俄勒冈。杰罗尔德·拉姆齐在《美国俄勒冈州印第安神话传说》中收录了一百多则美国人类学家“抢救”下的印第安原住民的口述民间故事。这些故事“在许多方面真实地反映了俄勒冈印第安人的面貌,显示了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和聪明才智,说明他们是善良、勇敢、伟大的民族”<sup>[7]8</sup>。这本著作在1983年被译介到中国,成为国内研究印第安民间文学的重要资料。在这本书的前言中,译者认为:“拟神化了的凯欧蒂是历代印第安人自身的形象和生活现实的写照……尽管不同的民族有各自的特点,凯欧蒂这一形象在勇敢精神和创世造福方面可与中国藏族史诗中的格萨尔王和瑶族神话传说中的密洛陀相媲美”<sup>[7]6</sup>。尽管译者在前言中只将凯欧蒂与我国藏族和瑶族的传说人物相比,然而,毋庸置疑,作为彝族诗人的阿库乌雾一定也在自己的民族中寻找到了相应的文化对应物——“毕摩”。因此,凯欧蒂这一神格化的形象必定根植在了兼具文学人类学学者和诗人双重身份的阿库乌雾的心中。在诗人心中,俄勒冈是凯欧蒂的故乡。阿库乌雾是怀着朝圣的情怀去到俄勒冈,探寻当地的印第安文明,追随他心中的“凯欧蒂神迹”的。2005年5月12日,诗人在这里创作了《未来河》,他写到在塞勒姆市“Willamette River”边的保留地,“葱茏的林木之间/聚居着一群/自信而

快乐的印第安人”。在与当地原住民进行“真挚而亲切”的交流后,诗人感觉“仿佛回到了久别的山寨”。诗人认为是神灵凯欧蒂指示未来河孕育了他们乐观的性情,所以在经历如此多的磨难之后,保留地的印第安人才能如此乐观地重新绽放“生命底部/那旷达通脱的天性”<sup>[3]94</sup>。正因为凯欧蒂对印第安文化影响之深,诗人在接下来的《大马哈鱼》《神人 Coyote》《毒蛇》《盗火》等作品中都诗意地再现了印第安人关于凯欧蒂的神话传说。然而,在 2009 年 11 月 10 日,当诗人时隔四年,再次造访俄勒冈时,他发现在工业文明和时代巨轮的碾压之下,印第安人的身影和凯欧蒂的神迹却从诗人的视野中消失不见。因此,他创作了《在尤金,我没有见到印第安人》这样一首满含遗憾的诗歌。在尤金,诗人漫步在大街和学校,但是却遗憾地发现这里并没有印第安人的踪迹。“你们都躲在哪里去了/我们千里迢迢前来/造访我们共同的神灵/我在尤金城的大街上/没有发现你们的痕迹/我在俄勒冈大学的校园里/没有遇见你们的影子”<sup>[3]264</sup>。为了达到还原一个内涵丰富的印第安文明形象的目的,阿库乌雾不仅注重了考察空间的广阔性,也尽可能地追踪了较大跨度的时间维度。

总体而言,阿库乌雾以一位跨国民族文化交流者的身份,以一位文学人类学学者和诗人的身份,很好地挖掘了印第安文化中积极乐观的因素,批判了其过于僵化保守的一面,既哀痛于其历史中的苦难过往,也忧心于其当下处于濒危的困境。他在西行途中创作的这些诗歌很好地达成了自己的创作目标:“让那里的读者们有机会看到一位中国少数民族裔对世界文化的理解与担当,以及对人类应有的良知”<sup>[3]340</sup>。

### (三) 西海岸之思:对未来的忧虑

西雅图是阿库乌雾旅美到达的美国最西边的城市。诗人讲述了未到西雅图之前,自己对这个城市的想象——这里“是擅长施舍的印第安先民/赠送给美国人的一份遗产”<sup>[3]230</sup>。西雅图这个城市得名于一位印第安部落酋长,他在 1854 年 12 月对华盛顿州准州长、白人移民和印第安人发表了被誉为有史以来在环境保护方面最动人心弦的演说。他对大自然的热爱震撼了白人殖民者。该地创立者之一戴维·斯温森·梅纳德(David Swinson Maynard)建议以酋长之名为该地命名,这便是“西雅图”的由来。西雅图酋长在演说中讲道:“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这片土地是神圣的。河水是我们的兄弟,也是你们的

兄弟。你们应该像善待自己的兄弟那样,善待我们的河水”<sup>[8]64</sup>。有感于印第安人对大自然的深情厚爱与超前的生态智慧,阿库乌雾在《秋雨,沐浴西雅图》中写到“昨夜,有鱼上岸/也有人下海/我莫名担忧/那真正的西雅图/会突然醒来”。诗歌中的“鱼上岸”与“人下海”正是西雅图酋长所指出的人类与大地、河水、空气、动植物的血肉关系的诗意阐发。由此可见,印第安人的“万物有灵”和“祖先崇拜”的理念深深地影响了诗人阿库乌雾。诗人在梦中邂逅“那真正的西雅图”——印第安人曾经生活过的那片“神圣的土地”。诗人担心自己会突然从梦中醒来,其实体现的是诗人对未来生态环境恶化以及印第安民族的生存发展的焦虑。

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来看,诗人对印第安文明的考察在空间上是广阔的。从东到西横跨美国的空间维度确保了诗人对印第安文明的充分了解和全面认识。在他的诗歌中呈现的印第安形象,既不同于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红字》(*The Scarlet Letter*)和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苦行记》(*Roughing It*)中塑造的肮脏野蛮的低等民族形象,也不同于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的《皮袜子故事集》(*The Leatherstocking Tales*)和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海华沙之歌》(*The Song of Hiawatha*)所塑造的“高贵野蛮人”形象。阿库乌雾笔下的印第安作为一个民族,有其灿烂的文明和卓越的智慧,但却遭遇过难以想象的历史创伤;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之下,他们有强烈的返回文化母体的意识,但却因过于排斥他者文化而陷入故步自封的窘境。简言之,阿库乌雾诗歌中的印第安形象是多元立体而具有丰富内涵的。他突破了美国文学史上将印第安人简化为脸涂油彩,头饰羽毛的野蛮人,或者简单地将外表的野蛮与灵魂的高贵并置造成张力的创作手法,以民族志诗歌的方式,在写实与想象之间寻找平衡,他考察的对象既包括了有形的印第安文明遗址和器物,也包括了神话传说、风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拜访了印第安酋长、舞者、诗人、文物收藏家,也问讯了保留地里的普通印第安人。通过在大跨度的空间范围内的多方位注视,阿库乌雾为读者再现了一个复杂而内涵丰富的印第安形象。

### 三、视角的平行保证印第安形象的客观真实

巴柔(D.H. Pageaux)认为一切形象都源于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对两种类

型文化现实之间的差距所做的文学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sup>[9]155</sup>。因此,形象一定存在于自我对他者的观察和想象之中。但是,作为主体的自我在观察或想象作为他者的客体时往往有仰视、俯视、平视三种视角。不同的视角产生不同的心态和结果。在世界文学史上,关注异国形象的作品不在少数。他们要么从仰视的角度注视他者文化,虚构出一个异域乌托邦,但这样的异国形象从实质上蕴含的却是作者对本土现实的不满和批判。比如,德国启蒙时期的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以仰视的视角看待东方。他口中的中国是一幅典型的“王道乐土”的画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sup>[10]112</sup>。我国著名的歌德研究专家杨武能指出:“这样一幅图看起来似乎是很美和很明朗的,但是却并没有反映出现实的中国;它只存在于孔孟的说教中,存在于‘名教中人’之类的孔孟之徒独撰的才子佳人小说里。如果歌德有机会读到《金瓶梅》《红楼梦》或者《牡丹亭》,他就绝不会再说什么中国一切都‘更合乎道德’,‘没有强烈的情欲’……”<sup>[11]45-46</sup>。虽然对中国的了解不充分是导致歌德将中国理想化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却在于当时的德国四分五裂、民不聊生。歌德是通过对东方古国的乌托邦想象来实现自我批判。与歌德从仰视的角度看待他者文化相反的是另外一些作家却习惯高高在上地以自我为中心,俯视他者文化,其实质却是展示自身骨子中的盲目自大和优越。比如,英国作家克里斯多夫·纽(Christopher New)在《上海》(Shanghai)中描绘的混乱肮脏、贫穷野蛮、愚昧落后的中国形象,其根本目的不过是为了“构成殖民英雄主人公的险恶处境,同时也为殖民行为提供了合理合法的根据,原始落后贫穷的上海需要白人来开发、拯救,并使之文明化、现代化”<sup>[12]162</sup>。不难看出,克里斯多夫·纽是通过对他者形象的诋毁和扭曲而达到巩固本土的意识形态的目的。然而,赛珍珠(Pearl S. Buck)在其代表作《大地》(The Good Earth)中所塑造的真实的中国形象却从根本上对西方人心目中的不实中国形象进行了矫正。因此,王守仁教授认为她“客观地描写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图景,字里行间表达出对这块土地上普通百姓的同情和谦卑之心”<sup>[13]</sup>。姚君伟认为“赛珍珠最大的贡献在于她平等地看待不同文化、平视地展现不同文化,是一位

世界级的沟通展现东西方文化的名人”<sup>[14]</sup>。从以上三则例子来看,仰视和俯视必然都无法获得对被观察对象的真实形象。在以跨文化书写而塑造、阐释和传播异国形象的过程,只有平行视角才能保证形象的客观真实。

阿库乌雾的印第安形象虽然是以诗歌为载体,但是却是一种“民族志诗歌”,易言之,诗人记载下的“诗事”都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在一定的依据和来源的基础上,遵循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基本美学原则创作出来的。为了获得这种“真实”,阿库乌雾在观察印第安文明时采用了与大多数异国形象塑造者不同的视角——平行视角。

在《海龟托起的大地》一诗中,诗人在第一诗节中写到了彝族史诗《勒俄特依》中关于彝族先祖的传说:“我祖先的史诗里/有洪水漫天地的记载/善良的居木热牛/借助佑护神的暗示/以一束银针似的轻烟/再次证明:人类的繁衍/纯属自然的旨意”。然后,他在第二诗节介绍了印第安民族的创世神话:“北美印第安人传说/他们脚下喧嚣的大地/是在众鸟的协助下/于汪洋深处/由一只海龟的脊背/慢慢延伸而成”<sup>[3]66</sup>。不难看出,诗人在介绍彝族和印第安民族关于世界形成的看法时并无优劣高低的比较。诗人只是客观公正地记载下位于地球两端的两个民族的不同看法。梁昭认为阿库乌雾的诗歌特点是“平静的、有距离的叙述语调,以及相互对照的形式”<sup>[15]130</sup>。正因为“平静”和“有距离”,因此,他所呈现的印第安形象才更为真实可信。又如,在《吉祥的乌鸦》一诗中,诗人写道:“密西西比河畔/一棵光秃秃的树上/出现过世界上第一群/吉祥的乌鸦”。在美国西北部许多印第安部落的神话中,乌鸦被认为是聪明的、狡猾的英雄,是荣誉的象征。但是,在诗人的故乡,“几千年来/彝族人用一部神奇的经书/破译着乌鸦的语言/乌鸦传递噩耗/乌鸦是灾难的使者”<sup>[3]74</sup>。面对这样强烈的“文明的冲突”,阿库乌雾并没有表现出歌德式的“迷狂”,也没有克里斯多夫·纽式的“憎恶”,他只是本着“和而不同”的精神,本着对不同文明的尊重,以平行的视角,以平等的眼光客观地观察印第安文明,形成一种尽可能真实的印第安形象。

阿库乌雾对印第安文明的这种求同存异的开明而客观的态度还可以在《忘忧袱》《食人兽》《盗火》《兽骨》《铜缘》等多首诗作中寻到蛛丝马迹。无论彝族与印第安民族有多少历史、文化、神话、传说、风俗、观念上的相似或者差异,诗人总是以惊人的理性掩饰和压抑汹涌的诗情,用冷静而朴素的话

语将两者的同与异和盘托出。他坦言:“我的诗歌,首先是一种真实的记录,但在涉及主位和客位立场的交互中并不简单停留在事实真实,而是由此升华出思想、情感的真实与艺术、诗意的真实”<sup>[3]314</sup>。根据利科(Paul Ricœur)在《从文本到行动》(*Du texte à l'action*)中提出的观点,对异文化的想象有“再现式想象”和“创造式想象”之分。从弗瑞诺、朗费罗、库柏、马克·吐温到海明威,大部分美国主流文学作品中的印第安形象属于后者。他们是根据缺席的客体和持批判意识的主体而创造出的印第安形象或者“幻象”。然而,阿库乌雾作为一位来自东方的考察者,一位少数族裔诗人兼文学人类学学者,他并没有为美国白人殖民统治编织合理化借口的动机。他的特殊身份使得他更能从平行的视角,以客观的态度观察美洲的印第安文明。即便是诗歌中出现了高于生活的想象,那也是诗人在田野调查和文献阅读的基础上产生的“再现式想象”。阿库乌雾笔下的印第安形象与其他大多数美国作家笔下的印第安形象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其真实性。而无论是事实真实,还是思想情感真实或者艺术诗意的

真实,其真实性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诗人身份所决定的平行的观察视角和客观理智的注视态度。

#### 四、结语

《凯欧蒂神迹》中的诗篇既是异文化田野调查作用于诗人情感的艺术结晶,也是诗人对印第安文化的深度描写和忠实记录。《凯欧蒂神迹》创造性地实现了民族志与诗歌的结合,以诗歌为“世界语”,为深化世界对印第安民族的了解,促进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与互鉴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田野调查中,调查者的视野和观察的角度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被观察者的形象的丰富性与真实性,因此,在阿库乌雾的诗意民族志《凯欧蒂神迹》中,诗人几乎观察了大半个美国的印第安文明遗迹与现状,以文学人类学学者的思维去思考美洲印第安文明的命运。除此之外,他还尤其注意保持观察视角的平行状态,以求求真务实的态度记载下重要的“诗事”,力求既以诗歌的形式抒情,又以民族志的方式记事,实现诗歌与民族志的跨界融合。

#### 参考文献:

- [1] 谢夫莱尔.比较文学(littérature comparée)[M].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9.
- [2] CHURCHILL, WARD. Fantasies of the master race: literature[J]. Cinema and the Colonization of American Indians.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 1998.
- [3] 阿库乌雾.凯欧蒂神迹:阿库乌雾的旅美诗歌选[M].文培红,马克·本德尔,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
- [4] 蓝达居.美国的美洲土著——美国印第安人学者谈美国印第安人[J].世界民族,1996(3):79-81.
- [5] 阿库乌雾.混血时代[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
- [6] 伍晓明.文化交流中的别异与认同[J].中国文化,2012(2):41-54.
- [7] 杰罗尔德·拉姆齐.美国俄勒冈州印第安神话传说[M].史昆,李务生,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
- [8]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小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语文:六年级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 [9] 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10] 艾克曼.歌德谈话录[M].朱光潜,译.北京:中华书局,2013.
- [11] 杨武能.歌德与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 [12] 陈晓兰.性别 城市 异邦——文学主题的跨文化阐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 [13] 王守仁.赛珍珠:一生都在讲述中国故事[N].新华日报,2017-06-30.
- [14] 姚君伟.赛珍珠:这样向世界讲“中国故事”[N].新华日报,2014-01-15.
- [15] 梁昭.彝人诗中的印第安——阿库乌雾《凯欧蒂神迹》的跨文化书写[J].民族艺术,2016(1):127-133.